

广东党史资料

第三十六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 7-218-04081-0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number 7-218-04081-0.

9 787218 040813 >

ISBN 7-218-04081-0/K·85

定价：20.00 元

广东党史资料

第三十六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坤仪

责任技编：黎碧霞

广东党史资料

第三十六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广州市西湖路51号)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17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8-04081-0/K·859

定价：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历史回顾

北峪鏖战记

- 参加百团大战片断 常仲连 (1)
宛宛澜沧江
——记泰国归侨在云南边区武装斗争的日日夜夜 廖 钱 (26)
附件：一、二、三、四 (62)
回顾广州日报初期的改革 黄菘华 (85)
解放初期的广州嘉年华 梁 明 冯超源 (94)

历史文献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一九五三年以来的工作情况 与一九五四年的工作任务的报告

- 1954年7月23日在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 朱 光 (102)
关于广州市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1955年12月7日在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 梁 湘 (136)

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

——1979年12月16日在北京向中央、国务院的汇报提纲

..... 吴南生 (168)

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吴南生 (174)

专题研究

- 广东农村人民公社从建立到终止的历史考察 叶文益 (182)
叶剑英与广东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 卢 荻 (206)
广东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杨 建 (233)
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陈宪宇 (242)
海珠区改革开放20年取得显著成就 袁广胜 (25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白区工人运动 卢 权 褚倩红 (261)
广东省和平签名运动述评 郑泽隆 (305)
抗战期间日军对广东文化教育的破坏 官丽珍 (316)

学术探讨

- 试论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杨汉卿 (335)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虚拟资本思想研究 欧大军 (347)
李纯青和日本问题研究 袁小伦 (375)
从中、俄文材料之比较看中共广州地方早期
组织的创建 曹 直 (399)

史实考证

关于刘向东同志是否任过闽粤赣边纵队

副司令员的考证 刘子健 (421)

北峪鏖战记

——参加百团大战片断

常仲连

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我军对华北日军实施的一次空前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历时三个多月，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和增强了我国人民抗日的勇气和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威望。百团大战前，华北抗日根据地只有平顺（属太行区）和偏关（属晋西北）两座县城，战后收复了20多座县城，根据地巩固了，游击区扩大了，敌占区缩小了。事实证明八路军是抗日的主力军，那些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的无耻诽谤，不攻自破；对国民党妥协投降派的阴谋活动是当头一棒；对全面抗战局势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日战争的实践说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把抗日救国的责任勇敢地、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来，人民武装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日军和大部伪军，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但是，由于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日本鬼子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对华北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这是后话。

一九四〇年7月，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决定发动这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21日发出战役的预备命令，在命令中指出：“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

要名胜关隘要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8月8日集总下达战役的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击破正太线平定到石家庄段，破坏重点为娘子关至平定段……”集总命令：“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计聂区（冀中在内）应派出10个团。一二九师派出8个团。一二〇师派出4至6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对其他各铁道线配合作战之兵力，由各区自行规定之。”

晋察冀军区在聂荣臻司令员率领下组成左纵队、右纵军、中央纵队（中央纵队包括第二、三、十六团及井陉抗日游击队一部、附冀中炮兵一个连），各纵队都有不同的战斗任务，中央纵队十六团二营的任务是：攻占北峪据点，炸毁北峪铁桥，破坏火车通行。

8月20日早饭后，我和教导员安喆到团部接受了任务。时间非常紧迫，离战斗打响只有半天时间，我俩感到任务重，压力大。于是立即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会后，安喆和丁润川正、副教导员给全营作战斗动员，安喆说：“为了阻止敌人西进，保卫我们祖国的西北大后方，集总决定发动一次大的破袭战役，这次战场是线长面广，战斗一旦打响，正太路、平汉路、同蒲路等敌人的主要交通线，一定要打得它瘫痪不能通车。同时，要求攻克正太路各据点，破坏铁路、桥梁和各种通车设备。这次战役要做到阻止正太路一个月不通车，就是个大胜利。”我和四位连长化装出发，伴同地方政府派来的一位向导，一起来到北峪的北山高地侦察地形，选择出击道路。

我们营的领导三人，我和安喆、丁润川。全营四个连（五、六、七、八连），每连120至150人。我营从冀中出发时补充了

不少新兵，由于时间紧，只突击训练了一下，每个新战士学会射击和投手榴弹的技术，并进行了一次实弹操作。新战士绝大多数是冀中人，深受日本侵略者残酷蹂躏之苦，对侵略者有深仇大恨，政治质量好，其中不少是小学文化程度，接受教育较快。当时我们的装备，战士每人一支步枪，每连有一挺轻机枪，营里有一挺马克辛重机枪。我们所有的枪支都是战斗中缴获的。每人子弹有 50 发左右，轻机枪有 800 余发子弹，重机枪也有两千余发子弹。全营指战员多是平原地方人，没有见过山，爬山越岭不习惯，更谈不上山地作战经验。只有少数老战士于 1939 年夏天到冀西整训时，在岭西反“扫荡”中，参加过山地战斗外，其他干部、战士都缺乏山地行军、作战的经验。

日寇在北峪建立的据点，是娘子关与井陉煤矿之间交通咽喉上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日寇华北派遣军直属混成第八旅团混成第三十四步兵大队的一个小队（约 50 人）。日本侵略军妄图并吞我国是蓄谋已久，早有准备，部队装备优良，弹药充足，又经过“武士道”法西斯的训练，迷信崇拜“天皇”，愿为“天皇”卖命。敌人长住在这一带，以逸待劳，又加筑了不少工事和碉堡，熟悉周围的地形、地物、粮食、枪弹等物资，储备丰富。敌人依仗着森严壁垒，处于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骄横嚣张。而我营的任务是要在战斗打响后，尽快地攻占北峪据点，炸毁铁桥，截断火车通行。任务若完不成，将影响整个战局。我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又是长途跋涉到此，任务紧迫，还没有详细侦察地形和敌情，心里感到不踏实，确实存在不少困难。

我们决心迎着困难上，克服困难的方法是依靠群众和调查研究。随同我们的向导同志是位信得过的当地人，他对敌情比较熟悉，从他的介绍中弄清了据点里的鬼子很疯狂，专横暴戾，逞强

好战，过去只要一听说发现游击队，鬼子就要武装出动伏击我游击队。这倒启发了我，是否可以诱敌出巢，在据点外歼灭它呢？经过认真思考和分析，我营指战员作战勇敢，曾在冀中平原打过不少胜仗。现在我营兵力超过敌人 10 倍，我们虽无炮，可有足够的手榴弹。我们又反复在战术上进行了研究，决定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在据点外打伏击，歼灭其有生力量，这样攻克据点就有把握些。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是必须掌握有利时机。这次战斗是整个正太线统一行动，晚上 18 时全线出击。我们行动过早就会泄露总的意图，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全局；行动晚了，敌人就会诱不出，坚守据点进行顽抗，我们再强攻就困难了。因此，必须谨慎机智掌握好时机。

我们经过十几里路急行军到了北山高地，仔细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地物，以及进击的道路和部队集结地域。夜幕降临后，我们又摸索接近到据点周围，详细地进行了现场观察，我就向各连连长下达了作战任务，又交待了注意事项，特别强调准时到达冲锋集结地，隐蔽前进，严防暴露我营行动；我们决不能打投机仗——只考虑局部成功，不顾大局，这是绝不允许的。全营上下一致紧密协同，用最快的速度，在晚上十点钟以前把一切准备好，隐蔽地把部队运动到冲锋出发地。

我营的兵力部署：主攻据点以七连为第一梯队、五连为第二梯队、六连埋伏在敌据点西北角至龙王山之间，准备歼灭诱出之敌，如不能全歼，应竭力阻击，不让出巢之敌返回据点。战斗打响后，八连伺机炸毁铁桥。对各连的具体要求：六连在晚上 9 点 50 分之前隐蔽进入据点西北方向，至龙王山之间埋伏好，万一据点向外打枪，也不准还枪，鬼子如出了据点，也不能过早开枪，以防敌人龟缩回去。七连在晚上 9 点 50 分秘密地摸到冲锋

集结地，待机冲入强占据点；七连以六连打响为信号，迅猛发起攻击，如无信号，10点钟前听到友邻部队枪声，也应立刻向敌据点发起攻击。我与各连都对准表（当时各连都有一个马蹄表），五连接七连后面隐蔽待命行动。八连的任务是炸铁桥，待进攻据点打响后，开始行动，摸清道路，选好安放炸药的位置，尽快地用4头毛驴把80箱黑色炸药运到，要求一次爆炸成功。

战斗的关键是六连能否把敌人引诱出来，卡住脖子打，不让其返回据点。敌人出来不出来，这又取决于我向敌送信的工作和保密如何。百团大战正值青纱帐茂盛时期，由于诱敌和保密工作做得出色，敌人没有发现我军行动意图。就是我们内部营干部在事先只知道要打大仗，但究竟打什么地方，当时也不清楚。到了20日才明确了任务。向导同志找来一位经常到据点联系，被敌人认为是信得过的人，看样子30多岁很机灵。到了9点40分的时候，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敌人据点报告说：“有几十个游击队往北峪来了，声称要打据点！”这时六连连长芦俊生和指导员苏××带全连潜伏在据点以西通往龙王山的路侧，三排在路右侧，机枪班长姚长祥带全班和三排在一起，任务是放敌通过，截断回路。8月的黑夜，闷热潮湿。当地是个石头山，石缝里长出青草和小树，潜伏其中不易发现。一切都已就绪，可是送信给敌人还没有反映，我们一再叮咛战士们要沉住气耐心等待。快到10点钟时，三排七班长杨兰亭最先听见“嚓！嚓！嚓！”的跑步声，他机智灵活小声传出口令：“隐蔽、不准动！”敌人很快从三排右前方跑过去。天空的薄云把月亮遮得时隐时现，大约30多名鬼子提着枪跑过去。好险呀！刚过去，一、二排就与鬼子接火，三排长也下令打，七班长杨兰亭率全班摔出一排手榴弹，姚长祥端起捷克式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敌人鬼哭狼嚎倒下不少。他们被

打得晕头转向，惊呼：“八路大大的有！八路大大的有！”。这时，送信的人乘隙跑回来了。原来鬼子让他带路，监视他走在前面，打响后，他乘敌混乱，才脱身跑回。敌人用步枪、机枪盲目乱射，转过头往据点跑，遇到三排的拦击，歼敌一部，剩下几个绕道跑回据点。由于我们对地形不够熟悉，边追边打。姚长祥用机枪横扫，又打倒几个鬼子。杨兰亭的七班紧追残敌到据点边上。七班副班长梁××和战士芦相元、小刘三人在月光下看见敌堡枪眼里伸出两支枪，他三人争着向前去夺枪，却因壕沟太深，过不去。敌凭险疯狂扫射，小刘中弹牺牲，姚长祥怒火燃烧，端起机枪扫射出仇恨的子弹。芦相元急忙喊：“班长，你怎么站着打呢？快卧倒！”姚不顾自身的安危，只顾猛烈射击，打哑了敌堡的一个枪眼，但另一个枪眼射出了子弹，我们英勇的机枪班长姚长祥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薛副班长接过机枪，掩护芦相元把牺牲的同志运下来。出巢之敌大部被歼，只有少数几个逃回碉堡。同一时间，七连在正面主攻据点。英勇的六连把人员集中起来，准备接受新任务。

北峪据点内有防御线构成火力网，据点外沿周围还有一道防御线。在一般情况下，敌人尽量使用外沿防御线进行抵抗。同时，利用碉堡上的火力进行支援。七连长王士功指挥有方，事先把部队隐蔽好，开始进攻敌前沿阵地时，打得很顺利。六连打响以后，他用一个排在机枪掩护下，向据点发起攻击。第一梯队排很快占领了敌人第一线防御阵地，连的后续部队也进到据点院里，一口气攻取和占领了房屋和院子。王士功同志及时整顿部队，组织力量攻击主碉堡。这时，由于敌人已有准备，又从外边跑回几个鬼子，还带回一门小炮，安在碉堡顶上，打个不停。我们几次强攻未成，伤亡不少。王士功同志在主攻碉堡时负了重

伤。双方战斗相持起来，而我任务还没有完成。

时间已经是 21 日晨 2 时，我立即命七连撤下来，休息待命。派第二梯队五连接替主攻碉堡。五连连长郭全甲执行命令坚决，又有战斗经验。五连上去后，重新组织排班干部侦察了攻击道路，观察了敌阵，组织了火力。指导员郭维章动员全连要坚决顽强，一致努力，打下主碉堡。郭全甲调来三排刘副排长和八班长于海荣等几名投弹能手，将手榴弹甩上碉堡顶，炸死在上面打炮的敌人。特别是发起攻击前，八连炸桥“轰”的一声巨响，敌人胆颤心惊，惊慌失措。五连指战员个个奋勇争先，以较小的伤亡就攻占了北峪据点。同志们扬眉吐气，带着胜利的喜悦，去迎接新的战斗。

八连的任务是炸北峪铁桥，破坏铁路。连长王大光灵活机智，时刻注意战斗的发展，掌握战机。当其他连队攻击据点开始后，敌人顾不上保卫铁桥，他立即指挥在铁桥两端派出警戒，他带领战士把炸药紧紧靠在一起，堆在桥中间一个桥墩下，准备就绪，点燃导火线，爆炸后一看，桥基损伤不大，只炸开一尺大小的裂口，桥上仍可通车。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经过全营同志一昼夜紧张的工作和激烈的战斗，只完成任务的一半。炸铁桥没有成功，炸药用完了，怎么办呢？除了组织一部分人扒铁路，毁路基之外，又急忙向上级报告，但说不清铁桥未炸成功的原因在那里？

8月22日黄昏，通讯员王永峰跑来找我，当时我正在从据点返回营部的途中，他说：“报告营长，有位首长来了，跟首长来的人说这是军区首长，在后沟口消兵那儿等着，让我来找你，快点去吧！”“你怎么不让首长到营部休息呢？”他说：“我请首长休息，他不来。他们问铁桥在哪里？”我跟王永峰赶快跑到首长

跟前。我喊：“报告首长，我叫常仲连。”我又走近几步一看，啊，是聂荣臻司令员（我在晋察冀军政学校工作时，聂司令员常来给学员讲课，我认识他）。这时，我发愣了，很耽心首长的安全。聂司令员问我：“你是这个营的营长吗？铁桥是你营炸的吧？”“是，首长，我营没有完成任务。”我的声音有些嘶哑和激动。有一位跟聂来的同志说：“快把炸桥的经过和主要情况向首长汇报一下吧！”我汇报时说到把80箱黑色炸药全放上了，集中一次炸的，还没有炸毁铁桥。首长问：“你们是怎样埋的炸药。”我又发呆了，心想我们没有埋呀！是否操作上有错误呢？我忐忑不安，仍一五一十地把炸桥的情况如实地说了。“那当然炸不坏呵！黑色炸药外爆破不埋不压是不行的。”首长这一讲，我恍然大悟了。我真佩服他不但深入了解情况，而且分析得很科学。聂司令员问我：“这儿离桥还有多远？”我说：“不很远，有一里多路。”“走！到桥上去看一看。”我急忙说：“首长不行，那里很危险，今天下午有一股鬼子从东边隧道里出来，到铁桥这边来，被五连打回去了。如果首长一定要去，等我派出警戒之后再去。”“可以，派出吧！”我通知五连迅速派两个班，跑步去铁桥以东50米地方，展开潜伏警戒隧洞口方向，保证首长左侧安全；同时，告诉守据点的一排长蒋振林要他们注意右后侧警戒。我在前面领着路，大家一同走到桥跟前。聂司令员亲自在爆破过的桥墩前看了又看，伸手摸了桥基。接着又在桥上，借那时明时暗的月色仔细观察桥面结构。他说：“看来这路面多是石头，内爆破埋炸药也是有困难的。”他回头向随他来的一位同志（看样子好象工兵干部）说：“你回去把准备的黄色炸药马上送来，一定要把这座铁桥炸毁。破路基、扒铁轨虽重要，但敌人容易修复，桥炸毁敌人修复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这个战役就是大破袭战，主要

是破坏敌人交通线，消灭敌人一些有生力量，使其短期内不能通火车。除了炸桥，还要破坏一切通车设备，如水塔、电线杆、指路灯等。”他又回头对我说：“你们营攻北峪据点打得很好，按期迅速地攻克了，这很有利于破坏这段铁路。”月亮升得很高，银白色的月光照得大地亮堂堂，我却为首长的安全着急，唯恐鬼子出来。我心里很矛盾，一心想多听首长讲一些克敌制胜的道理和方法，多受些教益；但又提心吊胆怕鬼子万一钻出来，首长不安全，只好催促说：“首长，请回到后边小屋子里给我营干部多作些指示！”一位象是保卫干部的说：“首长，走吧！时间不早了，夜已深，回去吧！”聂司令员说：“好！回去吧！我们不去你营了，你们营攻北峪据点的任务完成得很好，铁路没炸毁，一方面你们缺少经验，另一方面石头路基也确有实际困难。把我的话给部队传达下去。”我兴奋地回答：“是！请首长放心，一定做到。”我送聂司令员一行走到原来见面的地方，依依不舍地看他们骑上马走了。

第二天，送来 20 箱黄色炸药，又派来了工兵同志协助。晚上，我营八连掩护和操作，“轰”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把一孔桥梁炸毁了一大半。我向部队传达了聂司令员亲临视察战斗第一线的消息，全连指战员很受鼓舞。八连指导员先开口：“聂司令员这样高级的首长，亲自到第一线来检查和指挥，鼓励咱营打得好，今后一定要努力打好仗，消灭日本鬼子。”五连二排长裴学礼插话：“聂司令员真是深入基层，黑天半夜还来视察阵地。我们只有把仗打好，才对得起首长。”七连攻主碉伤亡大些，有些干部、战士难过得饭都吃不下去，当他们听了传达后，情绪也有好转，化悲痛为力量，纷纷表决心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雪恨，要狠狠打击日本侵略军。

攻克北峪据点后，21 日度过平静的一天。全营进行了整顿，

初步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利再战。同时掩埋好烈士的遗体，安置好伤员，分配处理和上缴了战利品。22日早晨，阴霾的云雾渐渐散去，太阳从云缝中射出光芒。上午9时许，日寇由东向西沿着铁路线向北峪据点进犯。我坚守阵地的五连奋勇迎击，将鬼子一次又一次打回去。我们考虑到敌人多次进犯，一打即退，其目的是试图夺回据点，未能得逞。因此，压在我营肩上的担子也加重了，我们决心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守住据点。经过认真分析敌情，整个正太线敌人所有各据点都有我军进攻，而且大部分已被我军攻克了。从哪里来这么多鬼子连续不断向我部进攻呢？总觉得是个谜，怎么越打敌人越多呢？八连同志说：“是否20日夜在我连炸铁桥前，从娘子关开过来的那一列火车，车上载的是日本援兵，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是少数人，至少有几百到上千人左右。北峪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火车从石家庄到娘子关必经的要隘地段，同时，北峪附近还有一个险要的大隧道。敌人只要有力量，非打通河北与山西的交通线不可，这就决定敌人会不惜代价争夺北峪。它不仅会从铁路线上来进攻，而且很可能来争夺北山，控制七六九高地。假如北山被敌人占领或控制，居高临下，对我坚持北峪据点威胁极大。中午时分，乌云密布，开始落雨，我营先派出一个小哨所，由八连二排长高万全，副排长李金钱带领抢先占领北山七六九高地前沿山头，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我和各连干部也来到北山看了地形，共同研究了防御部署，似乎是平平静静地度过了一日。可是，短暂的宁静，默默地进行着紧张的布置和战斗的准备，战士们高昂的情绪，酝酿着激烈的战斗即将来临。

23日断断续续下着雨，道路泥泞。近中午时雨停了，山上哨所看见有二、三十名全副武装的日寇往北山爬上来。三、四人